

(54) 著庸金

白馬嘯西風

蘇魯克和車爾庫立即出發去召集族人追踪那漢人強盜。雪地裏足印十分清楚，何況他受了重傷，一定逃不遠。最好是去和其餘的漢人強盜相會，十二年來的大仇，這次就可得報了。

哈薩克人的精壯男子三百多人立即組成了第一批追蹤隊，其餘第一、第三批的陸續追來。單是捉拿陳連海一人，當然用不着這許多人，然而主旨是在一鼓殲滅爲禍大草原的漢人強盜，也要跟着父親，但誰都知道，她是不願離開蘇普。車爾庫挑了兩個徒弟相隨，一個是敏捷的桑斯兒；一個是力大如駱駝的青年，綽號就叫作「駱駝」，人人都叫他駱駝，他的本名反而給人忘記了。

蘇魯克瞪視着李文秀，過了半晌，說道：「小兄弟，你是哈薩克人，是不是？」李文秀搖頭道：「不，我是漢人！」蘇魯克道：「不可能的，你是漢人，爲甚麼反而打倒那個漢人強盜，救我們哈薩克人？」李文秀道：「漢人中有壞人，也有好人。我……我不是壞人。」

蘇魯克喃喃的道：「漢人中也有好人？」緩緩搖了搖頭。可是他的性命，他兒子的性命，明明是這個少年漢人救的，卻不由得他不信。

到得黎明時，大風雪終於止歇了。

蘇魯克和車爾庫，現在這信念在動搖了。他惱怒自己，爲甚麼偏偏昨晚喝醉了酒，不能跟那漢人強盜拚鬥一場，卻要另一個漢人來救了自己的性命？

他一生之中，甚麼事情到了緊要關頭，總是那麼不巧，總是運氣不好。然而，剛才那強盜的長劍已砍到了自己頭頂，幸好那少年及時相救，難道這也是不巧嗎？也是運氣不好麼？

(87) 金巴

秋春家

蘇魯克大怒，叫道：「咱們快追！」打開板門，一陣大風颶進來，他脚下兀自無力，身子一幌，摔倒在地。

寒風夾雪，猛惡難當，人人都覺氣也透不過來。阿曼道：「這般大風雪中，諒他也走不遠，勉強掙扎，非死在雪地中不可。待天明後風小了，咱們到雪地中找這惡賊的屍首便了。」蘇普點點頭，關上了門。

這烟火確實帶來了過多的快樂，點綴了這年長的一代人底生活，像彩虹一樣。但是短時間以後，一切都成了過去的陳跡，依舊剩下這一所花園，寂靜地立在黑暗的寒夜裏。

「看得還滿意嗎？」覺新走過來，帶笑地大聲問。

「有趣極了，」克定高聲讚道，「明晚上我請你們看龍燈，我自己做『花兒』來燒。」

覺英正立在他底背後，便第一個拍掌叫好。於是年輕的一代人同聲叫起來。

這煙火確實帶來了過多的快樂，點綴了這年長的一代人底生活，像彩虹一樣。但是短時間以後，一切都成了過去的陳跡，依舊剩下這一所花園，寂靜地立在黑暗的寒夜裏。

蘇魯克瞪視着李文秀，過了半晌，說道：「小兄弟，你是哈薩克人，是不是？」李文秀搖頭道：「不，我是漢人！」蘇魯克道：「不可能的，你是漢人，爲甚麼反而打倒那個漢人強盜，救我們哈薩克人？」李文秀道：「漢人中有壞人，也有好人。我……我不是壞人。」

蘇魯克喃喃的道：「漢人中也有好人？」緩緩搖了搖頭。可是他的性命，他兒子的性命，明明是這個少年漢人救的，卻不由得他不信。

到得黎明時，大風雪終於止歇了。

蘇魯克和車爾庫，現在這信念在動搖了。他惱怒自己，爲甚麼偏偏昨晚喝醉了酒，不能跟那漢人強盜拚鬥一場，卻要另一個漢人來救了自己的性命？

他一生之中，甚麼事情到了緊要關頭，總是那麼不巧，總是運氣不好。然而，剛才那強盜的長劍已砍到了自己頭頂，幸好那少年及時相救，難道這也是不巧嗎？也是運氣不好麼？

蘇魯克瞪視着李文秀，過了半晌，說道：「小兄弟，你是哈薩克人，是不是？」李文秀搖頭道：「不，